

教書的半年與冬日加羅湖野營記

今年秋冬，距離前往澎湖望安當老師的那學期剛好十年。回首那短短半年，或許就像男生當兵的替代役，前往不同地方，思索過往的所學如何與社會接軌。

雖然這段經歷之於我，最大的意義是「進去」教育核心，直面教室裡的學生，但當時縈繞不去的真實感受卻是：讀了很多書，修了教育學程（沒修完），卻不確定想把怎樣的內涵交給學生？還有哪些真的有用且有趣。

因而開始教書後，某些剎那我也成了「教育無用論」的一員，深瞭學生們為何對英文、閱讀沒興趣。因為我們的教育整體而言仍太功利，以致學生對讀書的想像也跟著褊狹。但讓我感受到限制的其實不只教育體制，還有我自己。

那時我曾想像，若會寫歌，或可在音樂課堂教學生成為小小創作歌手。若會編舞，或可在音樂課教導街舞或有氧。然而，由於我的「表演」經歷太分散，或說，雖參加過舞社、樂團，但對這些表演的認真強度卻不及於學業考試，因而除了一次綜合發表會的兩首古典鋼琴長曲，一次樂團街舞成發，其他表演經歷都不算太正式。以致當老師後，很難用充滿群眾魅力的表演「說服」大家。

因而，音樂課上的我除了彈琴伴奏，「純樸地教同學練唱」，找出額外補充的經典歌曲，全班一同「閱讀歌詞」、練笛子指法，我們的音樂課常在一種充滿探索與太有活力的氛圍告一段落。過程中，我感覺自己在「主持兒少音樂活動」方面有很大進步空間，也難以像稱職的指揮，每個眼神、動作都成功吸引學生注意，讓年輕的歌聲跟隨我的手勢起伏，形塑出合唱團一般的效果。

總之，當音樂老師時我深深領悟到——相較於當樂團指揮、伴奏或作曲人，我更擅於鑑賞、分析文本；至於閱讀課雖有小小突破，但也深深感受到，如果跟學生再更熟一點——像島上多數老師「從幼稚園或小一就陪小孩長大」，或許我們的閱讀與繪畫課可能走得更深，不只藉由讓班上同學從文學、科學繪本中找到有興趣的內容，「用畫畫思考、寫心得」。

我不確定是否因為發現這些限制，讓我感受到短期內的教書「突破不大」，所以下學期便把工作機會讓出，回台北「完成論文」。但短短一學期，我卻釐清了填鴨式教育如何浪費時間（我們曾以為自己很強，其實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也發現社會上的多數人還是更受有名望與地位不凡的人們吸引。

多數代課老師上課，同學會有收穫，但更大的功能，其實是整學期的陪伴與同在；如同當時教學主任希望我帶學生比賽，就是盼能透過比賽這塊「試金石」，讓同學知道自己的程度跟他校同學相比，孰強孰弱。

那次英文單字比賽中，一位女學生因為認真準備得到第三，但身為代課老師的我還是深感這份工作跟原本想像的「用厲害的自己激起學生動力」有所落差（感覺我唯一「厲害」的就是台大學歷）。因而後來便把這個教職機會讓給在澎湖出生長大、有心長年紮根的年輕女生。

盤點過去的工作與學習旅程，我又發現，好幾次都是因為深感「太像局外人」而離開，包括：離開商管會計學門、離開古典鋼琴、街舞，離開一群群讓我感覺像「分母」的朋友圈等等。雖然參與這些團體、工作團隊的當下，大家「同在一起」，但這樣的「一起」過了某個時間點好像又各奔前程。總之，雖然從小到大持續參加社團，卻常在出了社團的聚會後，找不太到和團員的交集。

總之，我發現自己對於朋友間誰討厭或喜歡誰這種話題沒興趣，更熱衷於那些只用「心眼」看得到的事物；又或者說，我在乎的是能否達成「真正的改變」。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相較於他人，我算是「不畏懼改變」之人，而這或許和從中學時期一路參加童軍露營，直到大學有關。

這些中學的回憶，包含和童軍團師長、夥伴前往坪林、烏來的露營區活動，去基隆的砲台、北海岸草嶺古道與桃源谷以及陽明山、七星山踏青健行；透過這些旅程，我一次又一次確認自己身受大自然的美麗與瞬息萬變吸引。且因為週末郊遊的愉快回憶，快速累積「快樂與動力存款」，接下來的日子都願意好好上學。

大學以後童軍團活動漸少，反而有陣子為了到澎湖的國中辦露營而自籌，前往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陽明山體驗教育的機構集訓；雖然兩天一夜的效果有限，但光是這樣的行程本身，就已匯聚了夥伴之間的向心力；讓我們在帶學弟妹前往澎湖離島出隊時，一旦面臨挑戰，便能本著一些信任基礎「穩住、別慌」。

仍記得，研究所時期跟大學一起辦露營的朋友從烏來經福八越嶺古道徒步前往宜蘭福山植物園時，我個人默默發現，自己跟山林的關係比其他人更親近些。雖然是隊伍中唯一女生，但在沒有收訊的路段，看著其他人因為飲用水漸漸變少、

被周遭碩大的蕨類與杳無人跡圍繞而有點緊張；我則悠哉地沒有吭聲，因為我「知道」我們在正確的路上，且能在預定時間下山。

雖然下山時，宜蘭山區下起大雨，但卻是在我們離開山徑，抵達福山植物園後雨才滂沱而下，因而還算順利。然而，在這些偶爾入山、對山林還有好多不熟悉與些微恐懼的階段，我都還沒所謂——被山林治癒身體心靈的經驗或感受；是直到 2021 年冬天，一次原本朋友要包團前往「奇萊南華·黃金大草原」卻因天候關係兩次更改行程，以致變為加羅湖兩天一夜的露營後，才真正有感。



2021 年冬天十二月上旬，我似乎因為「工作太累」，眉眼間發生怪異的神經燒灼症狀（位置在眉毛與額頭附近的攢竹穴、魚腰穴及陽白穴之間）。

說這個症狀怪異，是因為到了寫下這些文字的現在，都沒有具體、科學的理由解釋我——究竟生了什麼病？發生了什麼事？為何有天早上到學校做完擦桌子程度的簡單值班例行工作後，突然感到眉頭緊縮、疼痛不止。

甚至到了中午休息、下午上課後變為疼痛腫脹，並在接下來幾天「大爆發」為——右眼眼尾的眼白有血絲，右邊額頭隨著神經分布呈現點狀燒灼狀態。然而，最嚇人的還是兩、三天後，右眼眼皮與眉頭的深紅色結痂。

那個因為眼皮「結痂」而在眨眼之際產生的異物感，是此次經歷中最強烈、細微的身體感受，但仔細一想，「結痂」應是由來於流血；但我的臉及眼皮根本沒有留下一滴血。唯一和血有關的是右眼眼尾附近的眼白微微泛紅，如滲血一般。

雖然摸不清自己發生了什麼事？但因為右眼眉頭的腫脹、結痂，眼尾些微瘀青就在那兩、三天接連發生，從臉的外觀來看極其嚇人，有點類似被拳頭狠狠家暴一樣。因而那幾天上課、聚會時大家看到我的臉，無一不露出驚呆的表情問說「怎麼了」。

無論語氣多驚訝的「怎麼了」，我都難以搬出另一個更驚悚、更有內幕的故事。唯一「內幕」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麼了」。真正覺得自己「怎麼了」，也只有在那個中午突然感到眉頭附近「燒到不行」（或許就是那時「燒掉了神經？！」）不過搭車去行天宮拜拜，然後跑去一間豆乳霜淇淋店嘗試「降降火」；竟然，「燒灼」般的痛感被壓下來；但就像被所謂「無名火」燒過一樣，整張臉、眉頭眼皮的地方無法馬上回到「神經沒被燒灼」的狀態。

聚會中，我持續用理性的語調解釋「怎麼了」，但大家就只是難以置信地叫我快去看醫生、最好做全身檢查，以發現更嚴重的病灶；但因為眉頭在那個中午、傍晚以後，沒有再度發出嚴重的燒灼、腫脹感，所以一切真的「被」壓下來了。即使我仍搞不清楚，壓下這些的是關公、我的守護靈或哪位神通廣大的靈體？

又或者，這把「火」是我的守護靈故意放的，要燒給「他們」看，讓「他們」看看：我變成「這樣」後，會不會還叫我做很多事？

我仍記得，那個秋天讓我有些不開心的地方是，「接案」工作持續不斷，但案主似乎都因為已合作幾次，而把那種偏難偏麻煩的工作給我，卻沒有把我的薪水漲成「本科博士生」的報酬。雖然嚴格來講，他們比較像鑽小漏洞、cost down、把麻煩推出去的案主，既沒違法也沒「錯」；但不知怎地，兩週休息的時間，我左想右想都覺得，是我的指導靈在「要他們好看」前，先出手要他們反省——反省一路被眷顧長大的我，是怎麼被不大老實，又愛貪小便宜的職場弄成這樣？

強調「守護靈」，並非因為我接觸太多身心靈文本，或篤信什麼宗教，而更和我們家的確有「那樣的」（可以溝通的）血統有關。只不過以我本人的直覺，又感覺此事的用意在於「警告、斷捨離」生活與工作中只想利用我勤奮的人們。

由於生病那兩週，原本要交給我的「工作、作業」全部「不見」，同時驚人的傷口也換來很多驚嚇的回應與眼神，同時該給我的薪水一點都沒少；正因如此，馬後炮的我才會認為「怎麼了」應該是指導／守護靈的「傑作」。

躺在床上無日無夜、睡睡醒醒的時光，我試著回顧九月到十一月究竟做了什麼？然後我發現，自己始終「懷著希望、認真用心地」對待手邊工作；然而，或許「別人跟妳想的不一樣」，所以到了十二月，守護靈才會發威；透過把那些背負蒙受的小奸小惡彰顯在我的臉上，讓那些不適合的，全都遠離我的世界。

「既然她懂，她會、她年輕，就讓她多做一些啊？」

「反正多做了也只要多付一點點；而且她人很好，又不會發現。」

「你們沒有用真心誠意對待我的人！她不會再幫你們做事了！」

以上，是我對於守護靈與案主心裡話的再現與揣摩……。



之所以會有這種「我的身體不只是我的」之感，也因為「怎麼了」十天後，剛好是聖誕節前一週，也剛好是大學社團朋友揪的爬山團終於出團的日子。但我左思右想又覺得，此次聖誕節前一週「上加羅湖」的時間點，恍若經過特別安排：要不然怎麼那麼湊巧，在我的臉康復三分之二，眼皮與眉頭的結痂掉了大半、不嚇人，開始要轉換心情迎接聖誕節的時間點，天氣「剛好」不錯，可以上山？

前往加羅湖前幾天，由於陪朋友拜月老，因而在結痂、脫皮中的臉前往霞海城隍廟「祈求平安」。城隍爺的加持，加快臉上「傷口」的復原，甚至那一天和朋友到京站逛一下登山鞋的攤位，花不到十五分鐘買到穿了三年以上的登山鞋。

加羅湖的旅行，從休旅車清晨在台北車站集合，開往宜蘭方向，從員山駛向四季林道展開。兩輛休旅車，一輛載著朋友包團的成員，另一輛是散客和嚮導。所有人在崙埤的小七補給、如廁、相見歡時，我和嚮導柯式野生活的柯柯說上話；柯柯很快就發現我眉頭與眼皮的結痂，問我怎麼回事？導致還沒開始爬山，我就開始跟多數初次見面的男女團員解釋關於「怎麼了」的過程。

雲霧中的四季林道，是因太平山林場的林業伐木而開闢；我們一行人在四季部落換乘菜車，途經產業道路來到柵欄口；由此入山後，聽嚮導說明才知道，「四季」之名由來於此地四季分明，春夏秋冬景致各異，才被日本人如此命名。歷經簡單自介與入山儀式後，一行人踩著林道土石及落葉前進；除了我們包團的這幾人，多位男生彼此是熟識的研究所同學，其餘散客都是女生。

此次入山前，我其實沒發現最近入山的女性越來越多，只是很多人不一定有適合的機會入山，若獨攀則可能面臨安全課題。因而我們這團雖然有商業登山團形式、相處卻更像同學、朋友，也讓我想起少時和童軍團夥伴郊遊的回憶；雖然彼此不一定很熟或在同個生活圈，但卻因為這樣的經歷而和不同的朋友說上話。

大家彼此幫助、順利溯溪、來到巨木登山口時正好中午，但雨也開始嘩啦嘩啦地下；雖然不到很大，卻也表示接下來的路可能泥濘難行。

將背包套用作地墊，撐傘吃完午餐，我們途經巨木上方、往加羅湖移動。這段路程令我難忘的，除了柯柯幫我們每個人單獨跟巨木合影，還不知聽誰聊到，穿越加羅湖往後走，就會抵達太平山，這條路線在登山界，被稱為「加太縱走」。

午後，不斷的陡上除了考驗大家的膝蓋，也因為雨天而必須手腳並用、瞻前顧後，以免撞到人或滑倒。下午四點前後，我們來到小小的尾蛋池附近時，雖然因為穿越林木蓊鬱與掛著崧蘿銀白絲的森林有點高興，但接下來的路卻泥濘不堪。

此刻，穿新登山鞋的我在意的，反而不是順利過地形，而是不要將整隻腳泡進泥巴裡。仍記得，穿雨鞋的夥伴大膽踩進泥巴，又用力拔出整隻腿的畫面；而朋友的朋友當天則是看我閃避泥濘閃得很辛苦，借我一支登山杖借力使力；運用這支登山杖，我得以探探前方泥濘虛實，再決定要踩進草叢或深淺不一的軟泥裡。

就這樣，我們在天色將暗的快五點抵達湖邊。阿凱協作的團隊已在準備晚餐，因而當我們站在炊事帳附近看著湖邊搭起的橘色外帳帳篷時，陣陣米飯與菜餚香氣也隨著濃淡交織的霧氣撲鼻而來。

分好帳篷、放好行囊後，我們拿著碗筷準備用餐。由於離湖水真的好近，也不由得思索晚上會不會突然下雨，水跑進帳篷裡。然而，另一件要緊的事情其實是如廁。加羅湖雖然設有生態廁所，然而因為並非像是嘉明湖山屋、向陽山屋那種能沖馬桶或隨時有專人打掃的，因而那個噁爛程度，讓人不想再去第二次。

比較無奈且難過的是，半夜我找朋友陪我如廁時，去了附近的草叢，沒想到清晨天矇矓亮時，草叢中隨處可見的，不是美麗植物花朵上滴落著清晨露珠，而是應出現在廁所垃圾桶或個人環保袋裡的「小白花」，就這樣一張一張飛散於草叢裡。這是為什麼後來當我看到浸水營古道的粉專出現「有屎有終」的標誌與幾支如同北捷「共享雨傘」般的「便鏟／如廁工具」時，心中響起謝天謝地的掌聲。

隔天清晨天剛亮，所有人幾乎都醒了。某些瞬間雲霧散去，針葉林後方露出藍天與陽光，使得眾人與湖邊森林合影的照片煞是好看。雖然忘了當天早餐吃什麼，但湖邊冬日早晨，只要有熱水、熱食、蛋白質與湖景，都讓人由衷感激。

回程路上，回到蓊鬱森林時又下雨了，但昨日那片泥濘已非會讓整隻小腿深陷的爛泥。下山路上，再度響起中學參加露營的事。我是這時才發現，所謂「野營」跟露營場是兩回事；因為擔綱「隊本部」的協作，不僅要比我們早一步上山，也要晚一步下山；這次，熟悉山道的協作們在我們來到巨木登山口時，竟已背著我們幾倍重的行李紛紛超車，讓人深感不可思議。

下山後照鏡子，發現眉頭與眼皮上的結痂已經消失，我也換了全新的臉與心情；隔年，是我開始登入三千公尺大山的 2022 年。

自那時起，哲理上沒有「重要性」的專案工作都不再接手；因為我領悟到，人有時只是為了證明「有能力」而接下各類零碎工作；但說到底，這些不會帶給你任何好處，不會滋養任何你對生命、工作的眼界與看法；但若把這些心力投注於連結自然土地的興趣，不僅可以培養出第二專長及與土地的關係，也將慢慢有新的力量，從那個被更新的靈魂與身體裡發芽。